



符号与传媒
Semiotics & Media

打扮是人所特有的身体符号
它并非生理需求使然

而是文化语境中个体意识与他者交流对抗的结果

没有打扮就没有人类社会

中国符号学丛书

丛书主编 赵毅衡 唐小林

打扮：符号学研究

Semiotics of Making-Up and Body Decoration

贾佳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资助
四川新华文化公益基金会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符号学丛书 ○ 丛书主编 赵毅衡 唐小林



打扮是人所特有的身体符号
它并非生理需求使然
而是文化语境中个体意识与他者交流对抗的结果
没有打扮就没有人类社会

打扮：符号学研究

Semiotics of Making-Up and Body Decoration

贾佳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天舒
责任校对:吴近宇
封面设计:米迦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打扮:符号学研究 / 贾佳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7. 12

(中国符号学丛书 / 赵毅衡, 唐小林主编)

ISBN 978-7-5690-1494-5

I. ①打… II. ①贾… III. ①化妆—符号学—研究
IV. ①TS974.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4335 号

书名 打扮:符号学研究

Daban: Fuhaoxue Yanjiu

著 者	贾 佳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1494-5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2.25
字 数	21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打扮的人：序贾佳《打扮：符号学研究》

赵毅衡

贾佳做事干练，落笔如风，平时素面朝天，不施粉黛。看她从人丛中昂首走过来，告诉我她要做化妆打扮的符号身份研究，我差一点要说：你能吗？不喜欢化妆哪来亲身体验？商场里满满几层楼的牌子，你能识得多少？我本人视商场大厅为险途，匆匆穿过两眼昏花几乎绊倒。出于学界礼节，我忍住了没说，只是暗藏玄机地反问了一句：你肯定？

这就引来了贾佳滔滔的一席话，几年后变身成厚厚实实的一本书。照说就不用我再介绍。在此，我只是把当初说服我的一段话，重新记忆起来说一遍，相信你们同样会被说服，转而仔细读这本书。

这个选题的确很值得做，而且这一位的确是做这个题目的好人选：没有偏好某些品牌，反而可以对化妆的总体心有所得；没有沉溺反而能有距离，不然只是夸张某种好处做推销。这个题目需要一位冷静的观察者，一位富于同情的分析者。不然，谈化妆品的书，市场上汗牛充栋，都是印得美奂美轮，琳琅满目，多一本不如少一本。

应当说，这的确是个极其重要的题目，学界早就应该有人做郑重的研究，不仅是为了“大众喜闻乐见”，不仅是为了“繁荣社会经济”，不仅是为了“美化人民生活”，不仅是为了“转化为生产实践”。这些都是好理由，但不是学术研究的充分理由。恰恰因为这个题目太受欢迎，学理分析的冷静就格外重要。当然，在化妆这一题目上，做法兰克福学派式的批判，也来得太容易：大众趋之若鹜的“蚁群盲动”，背后必然可以找到资本的控制力量——资本金字大写在那里，根本不用寻找。

这个题目之所以极其重要，是因为化妆打扮是一种高度人性的行为，是一种凡人必有，而动物全无的“人类共相”。所谓“不打扮”的人，只是不“刻

意打扮”的人，哪怕没有像善打扮者那么花时间用心思，脸总是要洗的，头发总是要梳理的，穿衣总是要得体的，不讲究也至少不能让人侧目而视。那就是说任何人都尊重一个打扮的平均数，避免跌破一个底线值。为何人人必定如此？

没有一个物种的动物会主动打扮，从而给自己一个新的解释。有些动物会改变外形“装饰自己”，猫会“洗脸”，猴会“理毛”，某些蜥蜴会变色，这些都是出于进化规律决定的物种生存竞争的必要。而人的打扮和身体装饰，是人脱离动物界的标记之一。这不是人类作为物种的基因，而是社会生活的必需，甚至可以反过来说：正是打扮的社会习性，使人脱离了动物界——打扮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人必打扮，却对打扮的意义缺乏反思。一句简单的“人性爱美”，远远不能解释打扮中缠绕的种种复杂问题。可以说，打扮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黑箱”，一个我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生存方式。考虑到不同文明之间打扮的方式和标准相差极大，好多打扮的方式，在一个文明中得到赞美，在另一个文明中会被认为是丑恶，甚至是摧残人性的犯罪。再考虑到现代人在打扮上花的力气越来越多，花样越玩越多：我们花了大笔钱，花了大量时间，在做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岂不羞愧煞人也？尤其是女性，似乎不打扮落的罪名更大，愧疚更深。

因此贾佳作为一个符号学学者，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为打扮做出一个符号学的深度意义解读。为什么要用符号学才能分析打扮？因为符号的定义就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而符号学就是意义学，打扮就是把感知涂在脸上，堆在身上，目的就是携带意义。要想穿透打扮这几千年的历史之雾，恐怕符号学是最犀利的剖析之剑。

我们作为社会的人，不敢离开自己的社会角色，打扮是让我们肯定自我身份的恭顺手段；我们又都害怕被困于一个意义身份之中，化妆又成了冲破自我局限的绝佳逃路。这就是有关打扮这一课题中的根本意义悖论。而贾佳用无穷的例子，用细致的分析，告诉我们作为人，如何在这个苦恼中挣扎，又如何强制中巧用这个悖论。

前言

这是一本讨论装扮、着装抑或时尚的书，但并不是讨论穿什么、涂什么、戴什么就好看，而是探究为什么需要这么穿、这么涂、这么戴。人类的生活简而言之即衣、食、住、行，而整个人类文化意义也是围绕此而展开的。符号学既然是研究意义的学科，理应对此负起责任。本书着眼于符号学原理的基本知识，推演及历史、文化、文学，并配有相关对象的图片，通过视觉化的感知，解说打扮在不同语境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此书中的打扮概念是对人类“化妆”“装扮”“易装”等身体附加行为模式的统称。众所周知，语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意义传播方式之一，但人类社会交际中的绝大部分意义却通过非语言模式进行传达。作为一种非言语传播模式，打扮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上，正是由于它无所不在，反而很难让人联想到打扮行为实际上所蕴含的深刻意义。

符号学也被看作意义学，符号恰恰是意义驻扎的唯一场所，是人类意义的表达形式。符号实物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并非局限于使用性本身，更主要的是实用范围之外的延伸意义。从特定个体的打扮状况，不仅可以看出其自我定位、性格内涵、心理倾向，而且可以察觉个人的社会地位以及与他者等诸方面的内在关系，因此打扮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交际言语。

打扮现象伴随着人类产生而产生，其表现形式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因而，打扮现象可以作为研究社会文化的切入口，通过研究人类打扮的演变，探究人类存在的文化意义和生存状态。小说和电影文本作为与人类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艺术形式，能够为该研究提供大量的文本对象。与此同时，伴随着文学语言学的转向，对文学文本形式层面的解读也越发成为文本分析的一条新的研究支流。这一趋势丰富了传统的以文本内容为出发点的文本批评。

对一个事物的理解需要从其概念本身谈起。本书第一章针对“打扮”概念给出了定义,提出有且只有人类才存在打扮行为,并将此与动物的“拟打扮”行为进行对比。动物的“拟打扮”行为是生理需求使然的信号,人类的打扮才是具有意义再生性的创造性行为。如果说穿衣的最初目的是满足生理需求,那么打扮行为的出现则可以被看作艺术化的书写。第二章以打扮符号的纵轴发展为线索,即从时间的角度简单概括打扮存在的历史与社会文化背景,同时将其划归为艺术的重要门类之一,并从艺术符号的角度讨论打扮艺术倾向性意义的表达。符号学是意义的集合,为一切人类活动行为提供了解释的切入口。第三章从符号学学理出发,讨论不同符号学理论家的理论中所涉及的可以用以讨论打扮的符号学理论,从而明确了研究打扮符号学的可行性。此外,笔者尝试对诸多打扮现象进行符号学上的分类。第四章是本书的理论重点,将对象文本中的打扮符号所指称的不同时间和语境下的文化意义作为着眼点,着重研究了符号重复在打扮形成文化意义过程中的作用,并系统地分析了打扮的伴随文本、建构规律、时空选择、修辞意义以及去规约化的符号发展趋势等。第五章则将论述的重点置于打扮中的“自我”与“身份”的表达,主要从外在的社会属性和内在的自我认知两方面进行讨论分析。第六章着重将打扮中的“性别”“易装”作为特例进行研究分析,并以符号学的标出性理论为切入点,分析人物主体的自我性别认知在打扮上的表现,以及通过打扮符号读者所能感知的主体自我和社会文化意义。当然,对打扮的研究离不开讨论其在当代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打扮符号在当下作为时尚消费方式的代表,对经济发展的指示作用不可小觑。第七章则就时尚消费中所存在的“裙长理论”和“口红原理”做出符号学解读,进一步加深人们对打扮符号的理论认知程度。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为何研究“打扮”	(1)
第二节 “打扮”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7)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内容	(11)
第四节 研究方法、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13)
第一章 “打扮”的概念	(16)
第一节 动物也“打扮”	(16)
第二节 动物的“信号”与人类的“符号”	(21)
第三节 谁在“打扮”	(24)
第二章 打扮的文化概念：艺术与自我想象	(30)
第一节 打扮的历史与现状	(30)
第二节 艺术化：美化与艺术	(36)
第三节 打扮与文化符号学	(41)
第三章 打扮的符号学概念：意义与表达	(45)
第一节 符号学视阈中的“打扮”	(45)
第二节 谁是打扮主体	(51)
第三节 打扮符号的意指过程	(57)
第四节 打扮的符号学分类	(61)
第四章 打扮的文化阐释：文化与选择	(70)
第一节 打扮习俗与时尚：符号重复	(71)
第二节 打扮符号的伴随文本	(78)
第三节 建构规律：双轴筛选	(85)
第四节 时空选择：宽幅与窄幅	(92)

第五节 修辞意义：打扮符号修辞及“四体演进”	(96)
第六节 去规约化：打扮符号的理据性及其滑动	(110)
第五章 打扮主体：自我与身份	(114)
第一节 社会性选择：打扮与身份	(116)
第二节 打扮与自我	(125)
第六章 打扮：对身份虚构与真实的一个讨论	(133)
第一节 舞台打扮与身份虚构	(134)
第二节 生活中的多重身份建构	(136)
第三节 打扮的二度区隔效应	(138)
第七章 打扮的标出：性别与易妆	(142)
第一节 标出性与打扮的标出	(142)
第二节 打扮的性别标出	(145)
第三节 性别标出的历史翻转	(150)
第四节 “易装”与性别选择	(153)
第八章 时代打扮与打扮消费	(158)
第一节 新媒介与虚拟打扮	(159)
第二节 时尚产业与消费文化	(164)
结 语	(171)
参考文献	(175)
后 记	(187)

绪 论

第一节 为何研究“打扮”

简而言之，“打扮”是对人类身体所有修饰性符号的统称，包括“化妆”“装饰”等。这一行为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产生而产生，同时也随着人类社会的丰富而变化。打扮作为个体自我与社会沟通的一座桥梁，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非言语传播模式。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类对自我文明的认知始于对自身的打扮，“在古老的山顶洞人的遗址中，就发现了装饰品，并且在山顶洞人的尸骨上，还发现撒有红色赤铁矿石粉，表明史前人类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始美化自己”^①。除了具有考古价值的史实案例，文学文本中也随处可见对打扮进行叙述的例子。从西方经典《圣经》中的伊甸园藤叶开始，人类就已经有选择性地对自我进行心理和身体的“包装”，而这包装的背后就是人类对人类社群意义和个体意义的启蒙和认知。在中国古代经典中也不乏对打扮的描述。“女为悦己者容”是女性以取悦男性为目的而进行的自我打扮，女性作为打扮符号的发送者，她们的意图意义很大程度上受到作为符号接收者的男性态度的左右，而打扮符号在此所表现的则是具有目的倾向性的。

不可否认，语言是最经济和最有效的人类意义的传播方式。然而，事实上人类社会绝大多数的意义却是通过非语言进行传达的：“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人们的交际行为中，语言交际所传达的信息仅占 35%，而 65% 的信息则是

① <http://www.confucianism.com.cn/html/minsu/11294379.html>. 2017 年 9 月 20 日。

通过非语言交际来传递的。”^① 这些明确的数字资料表现了非语言交际的普遍存在性。如果说“身势语言”是主体在对话过程中手势和姿势的动态性参与，那么打扮话语则是在主体与对象对话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并将持续存在的一种暗示性非语言。它与身势语言相比，具有意义的先天导入性以及意义的后续延伸性。先天导入性在于，打扮主体可以利用自我呈现的状况，对双方关系进行方向性指引；而意义的延伸性则在于，符号接收者可以对主体的打扮进行无限衍义式的意义阐释，打扮符号的整个意指过程最终是在对话中实现的。

对于两个陌生的对话主体，在还未形成有效的语言交际对话之前，主体对他者的第一认知必然源于对方外在的打扮情况，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先入为主的主观情绪对引导双方进一步的对话和促进关系的增进具有指引性作用，其中，打扮符号恰到好处地完成了这个任务。符号作为意义驻扎的唯一场所，是人类意义表达的唯一形式，同时也决定了符号在对话关系中对意义解释产生的重要作用。

打扮符号首先体现出的是具有使用性的使用意义。除此之外，它所承载的社会文化以及个体差异意义，也是打扮符号重要的符号意义。从一个人的打扮，不仅可以看出个体的自我定位、性格内涵、心理倾向，而且可以察觉个人的地位以及同社会的内在关系。正如有的外国学者针对着装所做出的如下分析：“衣服不仅仅是周身用以寻求保护的外衣，它更是同其他社会符号系统相互联结的一个符号系统，通过着装可以对诸多社会符号系统进行编码，例如情感、国别、态度、性别、年龄、社会地位、政治信仰等等。”^② 不难理解为什么不同的社会群体倾向于按照自我社群的价值观，对自身的着装进行区别——通过特殊性的装扮风俗可以对诸多潜在的社会属性进行不证自明的言说，同时，这一行为又利于个体融入特定社群之中。这既表现出打扮向外的独树一帜，又呈现出其向内的统一性。因而打扮可以被看作一种强有力的社会交际言语。

亦如罗兰·巴尔特对时装意义所做出的言说：“时装描述的功能不仅在于

① 程同春：《非语言交际与身势语》，载《外语学刊》，2005年第2期。

② M. Danesi, “Clothing: Semiotics”,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 Linguistics* (Second Edition). 2006, pp. 495—501. 本书所引外文资料，如无特别注释，均为作者翻译，下不赘注。

提供一种复制现实的样式,更主要的是把时装作为一种意义来加以广泛传播。”^①抛开这种人类所创造的独一无二的打扮符号,文化意义的多义阐释性便受到削弱,人类区别于动物之为人的“文明”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威胁。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人类文明的存在是在“面具”的作用下产生的,“没有它们,人类依然能结婚、生子、死亡,但就不是文化式地结婚、生子、死亡,人类就过得不像文明的人,看来我们无法用真正面目生存于世,必须给自己戴上面具才有勇气自称文明”^②。文明需要载体将其与野蛮有效地划清界限,而文化同样需要媒介作为载体向后代进行传承。打扮以其特殊的媒介形式将人类文明和文化有效地予以保存,因而,对打扮符号意义的探求绝不仅仅是对打扮主体个性化书写的研究,更是对人类文明符号的解码和传承。

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多元文化和多元文明争奇斗艳,文学研究从来都不是完全被“经典化”文本所垄断的研究。在处理文学研究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文化研究囊括在内,与其说文学研究是针对文学经典的研究,不如说是对经典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的分析和阐释。所以,对文学经典的研究也可以看作文化研究的一道支流,研究者最终还是需要回归文化,并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当作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在文化中研究文学,在文学中探索文化。

基于以上对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整体认知,“对思想和艺术作品的文本分析应当和对它们所从属的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分析结合起来”^③。小说、电影文本中人物和情节的存在并非是作者、导演空穴来风的想象,它们的被建构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读者在分析考虑它们的时候,应当将文化语境作为潜文本纳入分析的范畴之中,即使是虚构的框架,也是在以真实为基础的舞台上搭建出来的。因此,小说与电影文本中人物的打扮符号意指并非简单地塑造人物形象,必要的时候有推动情节发展、奠定文本意义结构的作用。它们还发挥着潜在的社会功用作用,所以并不能将其看作脱离既定社会的文化属性而单独存在的文本。

① 罗兰·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号》,敖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② 赵毅衡:《华夏文明的面具与秩序——读〈陇中民俗剪纸的文化符号学解读〉》,载《丝绸之路》,2015年第2期。

③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7页。

首先打扮行为是打扮主体对自我的言说，另一方面，也可作为个体背后文化语境的一面镜子。打扮自身所固有的符号性特质，决定了其作为研究社会文化切口的可能性。打扮现象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其表现形式也随着时代的更新而不断地变化。通过研究打扮符号行为的演变，进而可以探究人类存在的文化意义。生活中个体的打扮形式太过复杂，类型多样；而小说和电影艺术作为与人类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艺术形式，常常被看作映射大众文化的一面镜子，既没有真实世界中的纷繁复杂的讨论对象，又不失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因而，本书引用了不少来自经典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之中的案例。其中，为何会着重涉及小说和电影中的打扮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文化意义的共享可以在小说和电影文本中得到最大化的体现。所谓的意义共享（shared meaning）是指在自觉的形式下各个团体所共有的统一的意义，而“共享”恰恰是人类获得统一意义的首要条件。只有当意义在整个社群中可以进行共享式传播，也就是说意义的载体获得了普遍接收性可能的时候，才能够确保符号意指的确定性。小说和电影艺术正在逐渐成为大众生活休闲消遣的主要方式，是与生活走得最近的艺术形式，每年都会有卷帙浩繁的文本出品，为研究小说、电影中的打扮现象提供了大量的对象文本。同时，从操作的可行性出发，小说文本的叙述又是有形且容易把握的艺术形式。打扮因时间、空间、文明、种族的区别而区别，差异性对把握打扮背后的统一意义造成影响，而小说和电影的存在恰是人类自我筛选的意义共享结果，这为集中讨论打扮意义提供了实践的可能性。

其二，在小说与电影等虚构艺术中可以实现建构打扮符号的大胆想象。尽管小说、电影文本是对生活的艺术化的描写，但因其虚构性的文学艺术形式，隐含作者和导演的超现实想象便能够超越生活的真实性，在虚构文本中呈现，从而更好地诠释文本的主旨。真实生活处于被社会建构的框架之中，很多符号行为已经被严格地打上了既定的烙印，其优势在于揭示了打扮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文化意义，但限制了打扮多样性展示的可能。然而小说和电影恰恰可以很好地解决真实打扮受制于社会规约所带来的困扰。虚构艺术的特质决定了其研究对象可选择的广泛性，因为虚构艺术与真实世界隔有一层，所以艺术表意表现出一种在真实下虚构的特色。“艺术表意必然是‘虚’与‘非伪’的某种结合

方式,两者不可能缺一。”^①小说和电影艺术的虚构性并不排斥它们的真实性,这也是为什么将此种艺术形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一大原因。

其三,小说和电影艺术作为大众艺术形式,可以使本研究在专业理论的基础上略显通俗化。尽管本书的理论基础是符号学,但鉴于“打扮符号”这样生动、形象视觉化的对象,笔者希望本书不必过于枯燥,因而为了深入浅出,将大众喜闻乐见的小说和电影艺术作为分析研究对象,以使艰涩难懂的符号学理论略显生动,从而更加利于读者对理论的理解和吸收。

其四,小说和电影艺术中的叙述存在即为合理。在分析和研究一个小说或电影文本时,我们常常会将文本中的某个人物或文本的情感特质作为论述的重点,似乎打扮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用以凸显文本思想的装饰性存在。事实上,一部经典小说或电影中的叙述都不是赘述,其中任何一个对人物打扮的叙述或是一闪而过的装饰镜头,都起到了点睛之笔的作用,存在即为合理。看似无关紧要的一段描写却可以对人物性格发展、情节推动产生颠覆性的作用。小说与电影文本会涉及不同的符号行为,比如角色人物的设定、符号身份的选择及其打扮选择背后的文化意义等。这些都是打扮在文化符号学领域所发挥的作用。

此外,学术界对于人类身体意识(body consciousness)的研究和讨论也已经成为西方哲学研究的传统。身体意识就是探求各种形式和层次的身体意识,从转向开始,“身体问题是贯穿整个西方哲学和美学史的中心问题之一,可以说,整个西方哲学和美学史就是一部身体由‘缺席’走向‘出场’再到凸显的历史”^②。早在西方绘画和雕刻艺术中,“身体”就成为被描摹的对象。艺术家喜欢专注于美化身体的外在形态,而哲学家也乐此不疲地将身体所投射出的意识作为讨论的对象,这些都源于“身体最清晰地表达了人类的道德、不完整性和弱点,因此,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身体意识主要意味着不完备的各种感情,意味着我们缺乏关于美、健康和成就的主导思想”^③。

对身体意识的发现导致人们对身体美学的研究产生极大兴趣。“身体美学”

① 赵毅衡:《艺术“虚而非伪”》,载《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2期。

② 韦拴喜:《身体转向与美学的改造——舒斯特曼身体美学理论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页。

③ 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前言,第4页。

(somaesthetics) 作为专门的研究,最初是由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提出的。身体美学可以被定义为,通过将身体作为审美欣赏和创造性自我塑造的所在地,对主体经验进行批判的改良性的研究。而打扮对象作为人类身体不可或缺的言说对象,也被哲学家们看作身体美学的主要研究范畴之一。在身体美学研究中,打扮现象可以被划归为表象身体美学(representational somaesthetics),倾向于关注身体外在的或者表面的形态。“化妆技术(从美发造型到整形手术)显示了身体美学的表象性一面”^①,基于此,打扮又被看作实用性身体美学的范畴,人类设计并应用了大量实用性方法来改善我们的身体体验和应用,其中打扮通过改变身体的局部或表面,对身体的整体产生影响。尽管打扮仅仅对身体部分进行改造,这种局部的变化却可以改变个体的整体精神气质,从而实现整个身体意义呈现质的变化。

因此,身体美学也致力研究相关的知识、论述以及产生身体关怀和促进身体美学发展的相关规律。身体美学的出现,将人们的自我意识由最初对形而上的道德美学的关注,转向实体存在的“身体”现象本身。因此,关注身体本身的美学传统,被视作20世纪西方哲学和美学转型的一个关键点。

在传统的哲学和文学范畴中,人们常常会将心灵和德性置于较高的地位,而身体则因为其实体有形的存在,成为最后才被关注的欲望载体,在西方,“希腊哲学有一种贵族化的倾向,它全神贯注于理想的目的而蔑视物质手段,将物质手段视为体力劳动的必需品。伴随着柏拉图及其后学的出现,这种倾向导致哲学不断声讨身体,排斥身体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和价值”^②。在东方,中国儒家的传统教化更是将个体的精神概念推崇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位。不可否认,所有意识的产生必然是“发于中而形于外”的。而且,对“身体”本身的关注也是人类对所处的周遭环境的重视,“身体是我们身份认同的重要而根本的维度。身体形成了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最初视角,或者说,它形成了我们与这个世界融合的模式”^③。而打扮恰恰可以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对身体本真

① 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3页。

② 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5页。

③ 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3页。

的感知进行有意识的呈现。本书部分的研究目的就在于将这种人类内心的无意识进行有意识的呈现，在打扮领域进行符号学学理上的剖析，从而以一种可感的有形的方式探求身体的无形意识想象。与此同时，有形的外在打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过来对主体的意识建构产生影响，“在我们文化的顽固且占主导地位的二元论中，精神生活通常是与我们的身体体验尖锐对立的”^①。在传统的研究中，身体的不在场被看作精神在场的佐证，而当下对打扮的重视恰到好处地将二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思想表现于外形、打扮，而打扮的实体性存在又是身体的一部分。文化中“精神”和“身体”的二元对立在打扮这里形成完美的二元统一。

除了身体美学将打扮作为研究对象，其他相关学科如艺术学、人类学也会对其有所涉及。此外，打扮作为突出的身势符号，也是符号学理论所关注和讨论的重点。事实上，自从语言从形式主义研究中独立门户以来，符号学研究始终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由于历史原因，学者们并不能将其同语言学与形式主义完全割裂，导致很多文化符号学研究都是从语言学着手，陷入有限讨论的圈子之中，而不能从内容以及研究方法之上对文化符号学研究进行突破。纵观所有符号学理论大家，对打扮叙述有符号学论述者凤毛麟角，只有罗兰·巴尔特在《流行体系》中从杂志的服装体系出发进行了相关论述。这也是打扮叙述的文化符号学研究亟待发展的原因之一。符号学理论已经发展有百年了，理论的纯熟迫切需要实践内容的填充。

第二节 “打扮”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通常意义上，对打扮的传统研究集中于讨论刺青、文身、皮肤穿刺、服饰搭配以及其他打扮艺术的独特的呈现方式，及其所在语境中的特殊的文化意义。这些研究大多数着眼于对某一特定打扮的文化历史考证，以时间作为讨论对象的划分界限，针对不同时期同一地域或种族的打扮进行研究；以空间作为讨论对象的划分界限，涉及同一空间地域范围下所涵盖的与打扮相关的地域风

^① 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2页。

俗、巫术等传统。与国内的相关研究相比，国外的诸多研究对该命题研究比较充分，并且成就相对显著。

而就打扮这一研究范畴来看，人们对它的关注度是随着对文化研究的重视而发生变化的。文化研究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的新趋势，甚至被看作“后现代主义之后学术发展的主潮”^①，而以文学方式探求文化研究的线索是两个学科融合的具体表现，“从20世纪60年代英国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倡导算起，文化研究在欧美已经经历了大约40多年的发展”^②，国内研究界也在逐渐跨出文学研究所圈定的历史经典框架，并将眼光放诸更加广泛的文化语境之中。文化研究具有关注当代文化、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亚文化等特点，而打扮作为人类身体的一部分，其所传递的意义早已突破了实用性工具的范畴，而被包裹上了文化符号的外衣。

（一）国外研究现状

打扮在社会文化层面可以被看作大众文化以及亚文化的一面镜子。在小说和电影文本中，打扮作为人物的身体语言，在言说人物的内在心理与外在形象的同时，也是对文本的文化背景的反映。西方对身体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的笛卡尔，“笛卡尔对身体的讨论是理解近代以来身体的认识论地位的关键。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首先提出身体的本质和存在是不能确定的，怀疑由身体向整个外部物质世界展开”^③。笛卡尔之后很长一段时期身体都是被批判的对象，“到尼采、福柯和德勒兹以后，身体颠覆了从属地位，并日益与哲学、人类学和其他社会学科相结合，成为一个重要的批评场域”^④。而针对身体所反映出的问题，学者也更加积极地进行思考和研究，因此身体相关的领域更加广阔，其中符号学与身体研究的结合就是一个新兴领域，而对打扮的研究恰恰是其中重要一环。

事实上，打扮只是身体的一部分，甚至根本算不上身体本身，但却可以小

①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选自《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1页。

②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选自《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2页。

③ 郑天喆：《从身体存在论证看笛卡尔的身体观》，载《黑龙江社会哲学》，2009年第1期。

④ 谭永利：《当代文化政治语境下的身体范畴研究》，载《国外文学》，2016年第3期。